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熈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葢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倐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

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歲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葢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

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輙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

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
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
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工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工農民
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
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
此凶歲葢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
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来者不嗣則前功復棄
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

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
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别賜
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
牒二百道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
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
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黄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

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緼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

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

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黄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

其中今来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

聽别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熈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

蕩滌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泥沙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

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来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

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
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
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
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
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
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
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
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

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以来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税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遵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對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

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

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茆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茆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縁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之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筧

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内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沽水之所注永無乏絶

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瀚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黄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工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僚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塼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

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髙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米錢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

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来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吴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户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工若稍

不除治徵生茭葑即許人刻賃但使人户常憂刻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强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强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厚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来有合行起請事件

謹具晝一如左

一今来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滞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擾擾之患為利不小恐来者不知本末以阻滞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来起請新置鈐轄司

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
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
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
丈尺今令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葢
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别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
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
率經州乞逐遂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

仍據所侵占地量出債錢官為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債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
債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
請佃種菱深處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
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

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
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請射
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
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葑人户自來𧃍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
界縁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葑人
户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𧃍葑為界如違
亦許人刿債

一本州公使庫自来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来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来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

逐年雇人開對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内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葑對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葑對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違制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上常廳切

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工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工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條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

省吏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户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来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歳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邺民専務獻諂而户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

路翻悔為患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

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工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户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内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戹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寛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

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

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

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

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

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

夜奉行殘傷其肌體離散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

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

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别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

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
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
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
契勘遂無一户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
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来
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
上貽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
生意又復壅閼雖有惠澤葢與無同臣即看詳元

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来凡異時民間生財自
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
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産召保立限增價出息
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塡償
又理一重息罰歳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
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為文詞致許
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
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

收買方人戶在係纍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産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寛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閡妄意分别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恩澤事理

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㑹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勑人户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産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别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别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户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户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熈寧四年以後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令送納産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来所

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
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
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
户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
户臣竊怪之以為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
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
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欠民
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

其故葢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歳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户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畧元奏為其已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

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戸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縁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

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户户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鄰里尚復多方指擿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閒一百四十九户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户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户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户二户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為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恵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

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鈎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

此施行

貼黄契勘熈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户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即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虚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熈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税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税例皆減耗諸路既已

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
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諠譁羣
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逋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
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
戓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
件指揮以来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
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
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使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

中間以至係纍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産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户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户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産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户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

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
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葢有司
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
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
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
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
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

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内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責償足損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閒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

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
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
貫外餘欠八十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
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
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
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
九日勅諸處見欠鹽䶨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
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

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絶雖係元請官本況内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

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

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者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為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為奸威

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惷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産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

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閡故四方皆有黄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勑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

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
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為忠度僧為福臣愚無知
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為獻望留神省覽指揮執
政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筭其賢於放生度僧
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
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
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
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

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刋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歳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

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熈寧之事是也熈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熈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

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熈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𣁾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

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

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縁春

夏之交雨水調匀浙人喜於豐歳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歳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歳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閒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

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㬭青稵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熈寜中兩浙市易出錢百

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
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
平米見在絶數少熈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
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
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别無長策惟有
秋冬之閒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
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
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

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𣁾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

具保明来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縁今來已
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
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
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
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
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
可不豫慮也

又貼黄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呉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茍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虚説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茍一方不稔當即日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

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茍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

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斗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録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

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

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㪷

準備則来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

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

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乾隆御覽之寶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李聯第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荅銀三千兩公私

並不知覺因此搆合客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
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
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擾攘
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
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絶姦細奉聖旨
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
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
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

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
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
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
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為莫大之患方
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
牒准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
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
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

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搆客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荅須索假借行市為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

姦民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
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
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
法之意正為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
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
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
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
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

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擾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奸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勑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

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勑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名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

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熈寧編勑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名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録船貨先牒所往地

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即乘

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

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

州市船司輙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

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勑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

輒發海商船舶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

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

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名本土有物

力户三人委保物貨内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

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

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

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
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
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害
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
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
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
相度裁定一依慶歷嘉祐編勑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

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奸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申明户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實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𣂪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諸州合用數

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令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

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勑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奏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
户部施行内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户部符内止
是節略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
係有司節略為復只依今來户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縁
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
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盖欲
逐司官吏依寔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

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户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

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内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

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㪷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内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

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㪷只減十

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
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聖慈特許寛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
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絹上供
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
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
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寛
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寛減三分之一今來

災傷及檢放秋税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
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寛減一半
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寛減
一勘會熈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
上供斛㪷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
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
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㪷二十萬
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熈寧六分之一然

及時濟用倉廪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户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户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㪷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

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寛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為心非為茍寛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況所乞數目雖廣如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賑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
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户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寛減轉
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
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
全在廣糴常平斛𣂏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在市
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
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𣂏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
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

叚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為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畧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

於鄰路擘畫斛㪷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隣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寛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為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為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

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搬運至真
揚州椿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糶即令發運司
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
常平米有備不須搬運上件米出糶即就撥充本路轉
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
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
憂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

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税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寔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凞寧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四十萬人況今民間絶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

望聖慈深為防慮若來年人户元不闕食不須如此
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譴
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輙具朝廷至仁寛貸
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
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産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

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産塲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户以産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足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

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及檢會前奏四事早
賜行下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
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令蘇軾别具聞奏仍仰户部指揮根究前奏申
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虚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已以為報

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

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品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不如所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户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内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糶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黄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㪷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

遍行文字減勑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
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
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
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為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
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
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
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
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

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㪷散與饑民則為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捐丘山大為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摇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為可惜若便為減價住糴正墮其計況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悮來年出糶

大事所以須至别作擘畫仰訴朝廷縁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備出糶每㪷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

常平官本亦非長策須至奏聞又勘會杭州裏外見管
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
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盡行俵散亦未能
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
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
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
減價外其餘並每㪷減五文足內係今年貴價收糴者
每㪷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

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剰數亦許撥填本路别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饑民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況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所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次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糴糶不得别有他用如召募饑民興土工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乞留意今來啟請只是權宜一時施行别不衝改前後條貫

又貼黄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

米價不長億萬生聚自然蒙賜所費不多今來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内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奸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絶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

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
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
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遘增置
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
而創始滅裂水嘗不應至熈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
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
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博臣為通

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熈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巳亡獨子珪在年巳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熈寧中雖巳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

水始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熈寧中及今兩次選差脩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効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户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

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他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為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户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歲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户官錢尚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虚數而人户一蘇三二

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㷁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

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並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並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無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致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

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

又准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

年歲深遠不敢更乞吏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内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僦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

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内錢氏歸官房廊田産等賃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督催上件賃錢支撥脩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内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别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

省葢為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脩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為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熈寧十年檢計止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脩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内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

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
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
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為之修完猶不為
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
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
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
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
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

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為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如蒙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

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符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

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

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

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濵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寔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壊民田又自新

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

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童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内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

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

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

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説約度功料貼黄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

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别差官入細計料　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

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

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

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

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歴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為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二不過謂並江
作岸為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
成規自古本用木岍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
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為西陵
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
有缺壞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
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
岍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名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于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救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蕈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

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
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
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
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
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絶又自今已往
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
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
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

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充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充撥合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㪷封樁準備移用送户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髙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髙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

一㪷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為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却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内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内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切縁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

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
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
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
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為已去官
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
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
充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
年元不收糶無可兑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

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縁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楊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

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糴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
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

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羇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

燈四千梚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
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
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
進上幷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
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
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
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
考掠取證但以寔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

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醖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别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覺知先

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

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黄河不

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
別致禍患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
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
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
譖愬陛下察其無寔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
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
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
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

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名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

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

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

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
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
當途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容周易所戒故親書奏
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寛赦臣
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宫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宫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宫元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歷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宫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内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

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
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
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
於體為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為碑為
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

下

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葢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

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

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辯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

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

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

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

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

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

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

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歴以来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

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于舊橋外別為千橋橋栱各
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
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
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
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
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
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
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

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寔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錄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覩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

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髙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吴江築長堤横

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冈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

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
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
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
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
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
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
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
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

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葢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岍已後十年之間熟無

一二欲具驗之閲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熈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熈寧八年迄今十四載

其田即未有可畊之日歳歳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
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
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
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歳水旱皆不可不開
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荊溪東
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
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澀中旱則通
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澀塞其名

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歴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

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岍以來沙漲成一村
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
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
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
蓋未築岍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岍之後水勢遲緩無
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
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
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

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棋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棋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

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黄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犁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曰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碑

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寔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

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熈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黙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

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浧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盖古之所創浧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

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𨷂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千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

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吴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寔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巳田隂搆胥吏皆泥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曽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

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
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由來他州
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熈寧
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
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
湖寛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
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

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唫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䰟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

昨熙寧間撿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懿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懿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盖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

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絶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

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䂬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昨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

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
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
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
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
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
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
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
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

通某縣某處傒其港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寔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户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

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𨷂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𨷂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鍔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

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理勢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㪷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

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横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瀆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録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瀆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

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

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

今也置橋㽍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内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髙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内是以創橋㽍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盖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髙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畆或五百畆為一圩盖古之人停瀦水以

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溜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壖之為壖也昔日置塘溜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吴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溜諸水猶壖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壖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

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竊切觀無錫縣城内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

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固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

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葢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

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碶并築堤管

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漏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蚪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

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

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濺塞堰埭低狹
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
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
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
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
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
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
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

下以瀦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徳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税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奈何五堰之側

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荅曰由五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北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